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梅贻琦画传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Mei Yiqi Huazhuan

复 钟秀斌 著

出版集团
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MEI YIQI HUAZHUAN

梅贻琦画传

黄延复 钟秀斌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12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贻琦画传 / 黄延复, 钟秀斌著.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3.5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 储朝晖主编)

ISBN 978-7-5408-6301-2

I. ①梅… II. ①黄… ②钟… III. ①梅贻琦(1889~1962)—传记—画册
IV. ①K825.4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4835号

责任编辑	张纪亮 赵 华
封面设计	何一兵
版式设计	王 凌 张 涛
责任校对	史敏燕
责任印制	杨 军 徐 露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成品规格	170mm×230mm
印 张	14.5 插页 3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 (028) 86259477 邮购电话: (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 (028) 86259381

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

主编：储朝晖

总序

顾明远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宣布：要提倡教育家办学。这个问题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急需教育家却又缺少教育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明确提出：“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然而，现今即使是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怎样才是真正的教育家却没有清晰的认识。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与时任四川教育出版社社长安庆国在编写一套《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丛书的想法上不谋而合，这对传承、传播中国20世纪教育家的办学理念，弘扬其教育精神和优秀思想，促进教育家办学的早日全面实现十分有益，也十分必要。

这套丛书所选择的十位传主是经过教育史专业的学者海选而产生的，他们是王国维、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胡适、梅贻琦、黄炎培、徐特立、陈鹤琴、晏阳初，我认为他们确实代表了20世纪对中国教育有巨大影响的教育家群体。

这套丛书突出传主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办学实践，尤其凸显传主的教育家精神；强调以史料为依据，对传主的教育贡献作客观评价，实事求是，还原历史，避免主观，不做有意拔高；全书插入大量珍贵历史图片，以图文并茂

的方式呈现历史画卷，使得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收藏价值以及观赏性和可读性。同时，丛书主编精心挑选各位传主研究方面的专家担任各分册作者，较好地保证了整套丛书的编写深度和质量。其中黄延复研究梅贻琦、宋恩荣研究晏阳初、梁吉生研究张伯苓、戴永增研究徐特立、金林祥研究蔡元培、储朝晖研究陶行知都有二十多年了。我与储朝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他拿着一封方明的信来找我，正是为了查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陶行知研究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邹新明研究胡适、西南大学教授谢长法研究黄炎培、陈鹤琴外孙柯小卫研究陈鹤琴、青年传记文学作家窦忠如研究王国维，他们也都是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堪称黄金组合。这套书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领会各位教育家的精神真谛。

希望这样一套难得的好书，能激励有志教育的人成为教育家，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的教育家办学进程。



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说^[1]

(1931年12月3日)

梅贻琦

本人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罢。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我当时的回复说，招收女生这件事，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在事实上，我认为尚须有待。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有许多方面，必须有特别的准备，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方能举成。现在，在我出国的三年内，当然准备齐全，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

[1] 1931年12月3日，北平清华园。一位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气宇不凡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贯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已经十个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学生，发表了这篇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从这一天起，清华师生告别了久无校长的困局，迎来了这位后来被清华同人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在这篇简短平实的演讲词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句，即众所周知的“大师论”，随后成为清华，乃至中国大学的共同办学理念。梅贻琦先生尽管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但他更为读者所记住的却是这句话。梅贻琦先生生性缄默，被称为“寡言君子”，却做了许多让现在的人们称颂不已的漂亮大事。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一、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如果拿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较国内的其他大学，清华的经济，总不能算少，而且比较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

二、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

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们固然要造就人材，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利用人材。就拿清华说吧，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还有不少的杰出人材，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这是多么浪费——人材浪费——的一件事。我们今后对于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五、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

（本文原载1931年12月4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41号）

一	家世家风 (1904年以前)	/ 001	六	联大八年 (1937~1946)	/ 059
二	求学时代 (1904~1914)	/ 009		抗战初期梅贻琦与校内外的	
三	初登教坛 (1915~1926)	/ 017		函电往来	/ 064
四	崭露头角 (1926~1931)	/ 027		从长沙临大到西南联大	/ 072
	《赠别大一诸君》			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往来	
	——梅贻琦的留学观	/ 031		信函选录	/ 092
	出游四省 广研博察	/ 032		“漫卷诗书喜欲狂”	
	留美学生监督	/ 035		——复员前后	/ 102
五	黄金时代 (1931~1937)	/ 037		旅渝日记	/ 104
	教授治校	/ 041		闻一多被刺事件	/ 112
	致全体校友书	/ 044	七	复员磨难 (1946~1949)	/ 115
	教育方针	/ 047		无复旧池台——复校艰巨	/ 117
				一次未及举行的祝寿活动	/ 119
				“挥泪离平”	/ 121
				拒任教育部长	/ 124

目录

Contents

赴法蒞会	/ 125	十 鞠躬尽瘁	/ 179
八 寓外七年(1945~1955)	/ 127	十一 身后哀荣	/ 187
关于梅祖彦的归国	/ 129	附章 修己安人	/ 195
清华庚款基金	/ 131	寡言君子	/ 198
“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 顾问委员会”	/ 132	有容乃大	/ 200
1954年台湾之行	/ 134	廉明俭约	/ 204
九 台岛创业(1955~1962)	/ 137	专、大、公、爱	/ 208
创办新竹清华	/ 139	一生清白	/ 210
创建核反应堆	/ 151	后 记	/ 213
兼任“教育部长”始末	/ 163	把教育办得更好(代跋)	/ 217
致力发展科学	/ 166		

— 家世家风 (1904年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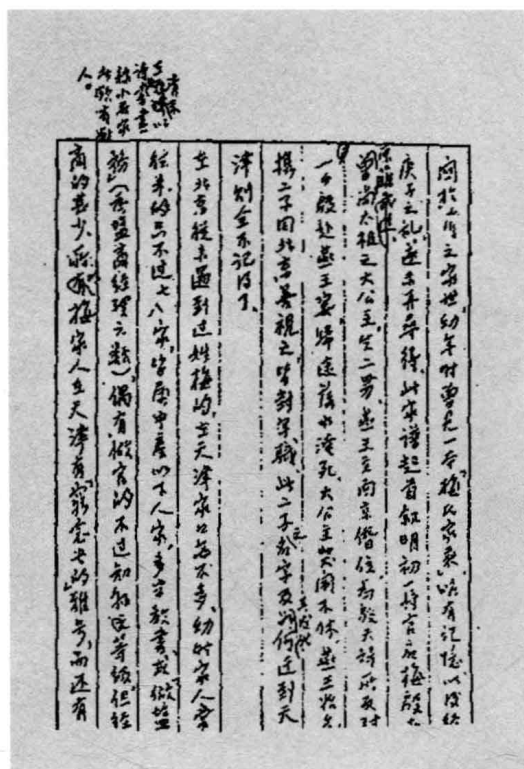
梅贻琦堂兄弟合影，后排右起：堂兄弟大排行第五的贻琦、三兄、长兄、四兄、六弟贻瑞；前排右起：七弟贻璠、八弟贻琳、九弟贻宝（注名字者为梅贻琦同胞兄弟）。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清光绪十五年腊月初八）出生于天津鼓楼（也作“古楼”）西板桥胡同。梅氏远祖为明初高级武吏，后被派往天津守卫，衍为“津门望族”。有文字记载：

梅氏先为吴之毗陵人，自前明永乐初调补入津籍，后以功阶世袭指挥，称巨族，历三百余年，以忠厚积德为家法。其先孝行节义记诸邑志者，事迹班班可考。迄今子姓繁衍，书香继美，一门之内，孝友著闻，三津人士，咸谓梅氏子之能不坠家声也……^[1]

梅贻琦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关于琦之家世，幼年时曾见一本《梅氏家乘》，略有记忆，以后经庚子之乱，遂未再寻得。此家谱起首叙明，初一将官名梅殷，原籍武进，曾尚太祖之大公主，生二男。燕王至南京僭位，为殷夫妇所反对。一日，殷赴燕王宴，归途落水淹死，大公主哭闹不休……在北京从未遇到过姓梅的，在天津家口亦不多，幼时家人常往来的只不过七八家，皆属中产以下人家，多半教书，或‘做盐务’（如盐商经理之类），偶有做官的，不过知县等级，但经商的甚少。在清末以诗或书画称小名家者颇有数人。所以梅家人在天津有‘穷念

[1] 见《天津文钞》卷2《梅氏族谱序》。



梅贻琦手书家世真迹。

书的’^[1]雅号，而还有‘梅先生拔烟袋——不得已而为之’^[2]的笑话。”

1900年以前，梅贻琦在家乡度过童年并受到启蒙教育。读小学时，学习成绩一直优秀，总是考第一名。读书之外，常帮助父母做家事，如踩着小板凳帮助父亲记账、协助母亲给弟弟喂糕干等。1900年，发生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之乱”，联军攻入天津，天津大乱，琦随父母至保定避乱。乱后返回时，家当被洗劫一空，父亲失业，家道中落，开始过“准无产阶级”生活。

[1] 相传天津有严、卞、韩、张等八大家，多以积宦或殷富闻名，张（伯苓、彭春）家及梅家则以受新式教育者人多著称。

[2] 此句乃平津一带之歇后语，“拔烟袋”意为街头小窃之行为。

关于梅氏家世，梅贻琦本人、夫人韩咏华和最小的弟弟梅贻宝都有记述。梅贻琦曾写道：

琦幼时报考学校时须默写三代，故还记得：曾祖名汝玉，祖茂生。似皆曾中举贡。琦生时祖父母已去世，稍长闻祖父曾做清丰县教官（训导），病歿于任所。先父讳臣，字伯忱，为三兄弟三姊妹中最长者，二十岁时考中秀才，以后曾两次上京赶考皆不第，便未再试，一生职业为盐务，担任盐商津店账房，或兼“外事”（与官府交结者）。家境非甚宽裕，但对于吾兄弟五人之教育，必尽力成全。琦姊妹亦五人，最小者二人亦能毕业于师范及南开大学。

梅贻宝在《五月十九念五哥》文中回忆：

我们一家兄弟五人，月涵居长，贻宝居末。因为“大排行”的关系，月涵的弟妹们都称他为“五哥”。“五哥”是我们大家庭的柱石，更是大家庭现代化的枢纽。我们这个梅族，据家谱上说，乃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了满清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父亲的功名还是考来的，两位叔叔的，则都是捐来的了。庚子年……合家逃亡。赶到回来，则所有家业，洗劫一空。贻宝恰巧此时出生，可谓生不逢辰。诸兄弟每人都有一位奶妈（亦称乳娘），到了贻宝时期，只可一切从简，奶妈免聘了。母亲乳水不足，则佐以糕干（成分大都是米面粉，略放些糖而已）。当时五哥十岁有余，抱着婴孩贻宝喂糕干乃是她家庭劳作之一项。月涵寡言，举世皆知，即是家人聚首，亦无二致。

由喂糕干到五哥回国这十几年是我家近代史中最艰辛的一段。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之外，我家够得上“准无产阶级”了。父亲的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观。一切周章挪补，都要母亲伤脑筋。我一直到十几岁，恐怕是五哥回国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为我做的新袍子。



梅贻琦五同胞兄弟，右起：二弟贻瑞、三弟贻琳、老大贻琦、五弟贻宝、四弟贻璠。

关于夫人韩咏华，韩本人在《同甘共苦四十年》文章中有段记述：

我生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8月28日。兄弟姐妹九人。我家和严家也是世交，严范孙老先生先收我长兄韩振华入了他的家塾。后来他说韩家的女孩子也可以一起来读书，于是我在十岁那年，穿上长袍、坎肩，戴上帽头，打扮成男孩子的模样，进入了严氏家塾，和严家的姑娘、少妇一起读书。当时除严氏家族的姑娘们之外，尚有亲友们的女孩儿四五个。家塾设在严宅的偏院酒坊院中，